



任弼时

(三)关于八路军在抗战中的状况。任弼时说,八路军有“极丰富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经验”,为使其逐渐在中国抗战中起决定意义的作用,需要以最大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不但在数量上要继续扩大,并且在技术装备水平上提高,使之成为近代化军队,成为抗战中一支最有力的突击力量,一方面可以给敌人以很大打击,同时更能推动抗战各方面的进步。

(四)关于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任弼时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最近两年来的努力,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中国走向反日侵略的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地位大大提高,“在中国抗日斗争发展中,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决定中国是否能够坚持抗战直至最后胜利,依靠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是否正确。因此,“更加健全和发展自己的组织,巩固党在抗战中的领导,

是党在建设问题上最基本的任务”。

任弼时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说明补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共产国际经过讨论,于6月11日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案》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赞同“共产党应该运用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一切能力,去在日本军队后方继续开展游击运动,要以光荣的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区为模范,去帮助建立许多游击运动的根据地”;“在日本占领区域内,必须组织农民参加游击队”。

从上述《决议案》中,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中的许多问题认识的转变。特别是7月,王稼祥离莫回国行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会见王稼祥和任弼时,明确指出:“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今天,日寇特别要很巧妙地挑拨破坏党内的团结”,“在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9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再次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声明》发出国际援华号召,开展政治上、道义上及物质上援助中国抗战运动。9月8日《新华日报》全文公布《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如今人们熟知的加拿大的白求恩、美国的马海德、奥地利的罗生特、印度的柯棣华等国际主义战士就是在此后不久相继来华支援中国抗战的。

王稼祥回国后,9月14日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半个月后,又向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代表们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精神。最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完全同意政治局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会议批评了王明在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重要地位。

任弼时自1938年7日正式接替王稼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始,化名陈林。直至1940年2月底离任。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不但出色地担当了中共与共产国际间一座功能颇强的“桥梁”,并且竭尽全力在共产国际的讲坛上、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中国抗战、中共的方针政策 and 毛泽东思想。

1938年7月6日,“七七”抗战一周年前夕,他在《真理报》发表《中国人民的卫国战争》一文,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的抗日战争;同月,在《共产国际》杂志第七期发表《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发展》一文,向国际无产阶级及各国共产党回顾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历史,说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是中国最后战胜日寇的惟一正确的条件。文章强调,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具有远大的前途;1938年5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9月任弼时就在《真理报》发表《中国持久战口号的意义》宣传毛泽东持久战思想。(206)

达清楚明确地回答说。

“攻坚的任务! 强攻硬打的任务!”梁波用沉重的声调说。

“爆破这一回用得上了!”黄达说。“你们听到群众有什么反映? 群众的情绪怎么样?”梁波问道,他的眼睛望着郎诚。

“听说要打,群众高兴透了! 我沿途看到每个村庄,差不多每个人家,都在磨粮、弄面、扎担架,一路上,大车、小车不断。”郎诚兴奋地说。

“没有听到什么议论?”“程专员问了我两句。”“他问两句什么?”

“他先问:‘你们是七战七捷的队伍吧?’我说:‘是的!’他又问:‘涟水战役你们参加了吗?’我说:‘参加的。’他听了我的回答以后,本来很高兴的脸色,马上就阴沉下来。我看到他那种表情,心里真是不高兴,很想刺他两句!”

“你想刺他两句什么?”“我想对他说:‘山东的敌人,由你们山东人打吧! 涟水战役要是由你程专员指挥,一定是不会失败的!’要是他再说什么涟水战役不涟水战役的,我这两句话板定要说!”

“后来,他没有再说什么?”“他说:‘我们一定支援你们把这一仗打好!’听了郎诚的这些说话,梁波冷冷地笑了。

“同志呀! 你是当过县长的吧?”梁波问郎诚道。

“当过。”郎诚羞愧似地笑着说。

“县长对专员应该这个态度?”

“我也不是在他这里当县长的! 打了败仗就该受轻视?”

“你是个善观气色的相面先生? 人家脸色变一下,你就知道是轻视你们打过败仗?”

“我也不是小孩子! 我看得出来,他对我们不信任! 不然,他怎么说支



援我们把这一仗打好?”

“我不跟你辩论! 告诉你吧! 程专员担心,我也担心! 消灭这个敌人,不是简单的!”

“我也有这个感觉,有人对我们看不起! 让他们看看,这一仗打得怎么样?”黄达愤愤地说。梁波望望黄达,又冷冷地笑笑。梁波到这个军来工作以后,感觉到他所接触到的大部分干部和战士们,对任何困难和任何敌人,表现出不低头不屈服的英雄气概,一心一意地追求着全军的功劳和荣誉,是一种良好的现象。单从今天几个小时的工作来看,也能够证明这一点。他们经过半天一夜的长途行军,接着就辛苦奔波地执行了工作任务,完全忘记了休息和睡眠,并且把任务完成得很不坏。但是,他同时感觉到他们急躁、不冷静,求战心切,求功的心更切,有些干部象郎诚、黄达他们就有这种心理情绪,把在涟水战役中受到挫折,撤离了苏中、苏北根据地,当着是一种羞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47)

逃到安全地带以后,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就倒在一棵被炮弹炸断的松树底下,缓了缓气,立即就看到了朝他走来的加夫里尔·利霍维多夫。他像醉汉似的脚步乱踏,两眼看着地面,一只手好像在空中捉什么东西,另一只手仿佛在拂去脸上看不见的蛛网。他的步枪和马刀直垂在眼前。他绕过一片空地,走到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跟前,停下来,用歪斜、恍惚不定的目光看着地面。他的膝盖轻轻地抖动着,腿弯了下去,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觉得,利霍维多夫蹲下去的样子好像是为了要飞起来似的。

“是啊……你知道,怎么能……”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刚开口想说什么,只见利霍维多夫的脸抽搐起来。

“你住嘴!”利霍维多夫叫道,然后蹲了下去,扎煞着手指头,惊骇地四面张望着。

“你听着! 我来唱支歌,神鸟飞到猫头鹰跟前,说:

你说说,亲爱的猫头鹰,

你说说,库普列亚诺夫娜,

谁比你的官大,谁比你的官高?

老鹰是国王,

老鹳是少校,

老鸱是大尉,

山鸽是乌拉尔的哥萨克,

家鸽是近卫军,

斑鸠是常备兵,

白头翁是加尔梅克人,

寒鸦是茨冈少女,

喜鹊是贵妇人,

灰脖鸭是步兵,

鸿雁是摩尔达维亚女人……”

“你等等!”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脸色苍白,请求说。“利霍维多夫,你这是怎么啦? ……病了吗? 啊?”

“别打岔儿!”利霍维多夫的脸都涨紫了,努着发青的嘴唇,傻笑着,仍然用那种令人不舒服的朗诵调子继续唱道:

“鸿雁是摩尔达维亚女人,

野雁是傻瓜,

天鹅是捣蛋鬼,

白嘴鸭是炮队,

黑老鸱是巫师……”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跳起来,说:“咱们走吧,咱们到自己人那儿去吧,不然的话,德国人会吧咱们捉去的! 你听见了吗?”

利霍维多夫挣脱手,嘴唇上挂着冒热气的唾沫,急急忙忙地继续唱道:

“夜莺是音乐家,

燕子是巨人,

仙鹤是光肚汉,

翠鸟是税吏,

麻雀是十人长……”

歌声突然中断了一下,但又沙哑地拖着长声唱起来。从他那龇着牙的嘴里迸出的已经不是歌声,而是越

来越刺耳的狼嚎了。尖利的犬牙上沾满了珍珠似的唾沫珠。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恐怖地看着不久前的好伙伴发疯的斜眼,看着他那头发紧贴在头皮上的脑袋和象蜡塑的耳朵。

利霍维多夫已经是在愤怒地吼叫:

“军号奏起光荣的凯歌。

我们渡过了多瑙河

土耳其的苏丹已经战败,

基督的信徒被解放出来。

我们像蝗虫一样,

飞过山岗。

所有的顿河哥萨克,

都端着别旦式步枪。

我们要把你们这些小火鸡,

个个都剥得精光。

把你们的孩子,

全当俘虏带回家乡。”

“马丁! 马丁,到我这儿来!”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一看到马丁·沙米利正一瘸一拐地从林间空地上走来,就大声喊起来。马丁拄着步枪走过来。

“快帮我把他领走。你看见了吗?”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用眼睛看了看疯子说。“他吓坏啦。血全都涌到脑袋里头。”

沙米利从衬衣上撕下一只袖子,包扎好受伤的腿;他看也不看利霍维多夫,挽住他的一只胳膊,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架着另一只,走了起来。

“我们像蝗虫一样,飞过山岗……”利霍维多夫的喊声已经弱了。

沙米利痛苦地皱着眉头,央求他说:“你别叫嚷啦! 看在基督面上,别叫嚷啦! 你已经飞够啦! 别叫嚷啦!”

“我们要把你们这些小火鸡,个个都剥得精光……”疯子从两个哥萨克的手里挣脱出来,不停地唱着,只是偶尔用手巴掌按按太阳穴,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地响,下垂的颞骨直哆嗦,发疯的、冒着热气的脑袋朝一边歪着。

第四章

在斯托霍德河下游约四十俄里的地方,正在激战。密集的炮火已经不停地轰鸣了两个星期。每天夜里,远天紫红色的夜空就被探照灯的折光切得支离破碎,它们像淡红的霞光闪耀着,互相眨着眼睛,使那些从这里遥望这一片霞光似的战火的人们也不寒而栗。(196)

